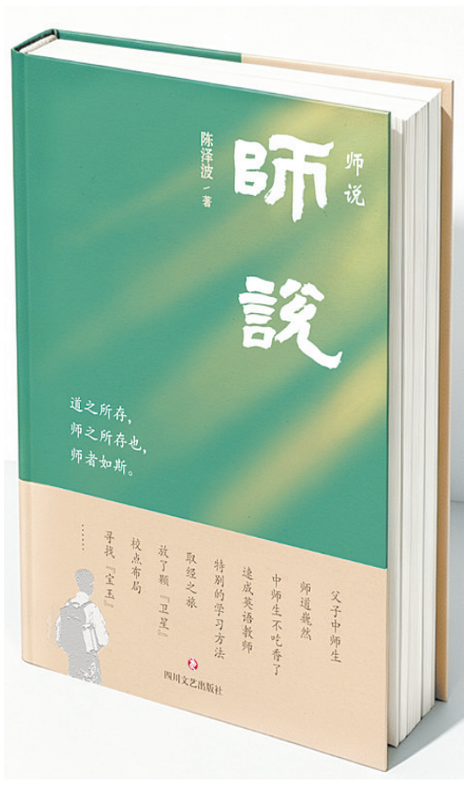
书评

师者如斯

——《师说》创作后记



■陈泽波 文/图

这是一部与唐朝韩愈的《师说》同名的长篇小说，顾名思义，是写教师的。与本人第一部《漂木》一样，写的是现实情怀。

“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”这是《师说》中世人耳熟能详的名句，也奠定了教师这个职业的特点，可后面的“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也”，才是为师之道的精髓。

有很多关于教育的作品，都是写教师的伟大、奉献，师生的情谊，社会的支持，多好的氛围！好像教师就应该这样按照社会定位而生活。而《师说》比较另类，呈现给大家的是一个真实的教师群体，一种真实的教育行业生态。《师说》的创作历程，既是对教育行业变迁的深情回望，也是对时代洪流中人性和命运的深刻叩问。

这部作品写了两年多，是我对自己三十余年从事教育工作的反思和总结，然后又沉淀了五年，其间，也时断时续地修改，并自动地跟随着历史的脚步而生发出不一样的灵感。教育者的故事不应被岁月尘封，那些在教育改革浪潮中浮沉的个体，那些被时代裹挟却依然坚守的灵魂，值得被书写，值得被铭记。

中师生，当年最优秀的初中毕业生，他们响应国家号召，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入中师，在18岁左右的花样年华，来不及展现青春的风采，便匆匆进入教师行业，在艰难和困苦中，将青春献给了基础教育，撑起了中国基础教育的脊梁。他们在时代的要求下，成为“万金油”，没有我不行的托辞，只有我能顶上，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与重建中，坚守着教育的底线。

中国基础教育的本质不仅仅是传道授业解惑，还担负着割除贫穷愚昧代际传递的社会功能，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基础教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，发生了历史性变革，学前教育、义务教育、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等发展指标已超过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。其中，中师生功不可没。40余年过去了，中师生也即将谢幕，但一代人的芳华和奉献，却让人难以忘记。绝大部分人因为“中师生”的身份，一辈子在社会的底层挣扎，成了当代颇具悲情色彩的人物。

存在不一定合理，一个中师生，毫无英语基础却要承担初中英语教学任务，中心校的“三大恶人”，为住校生增添营养偷卖漂木，同为教师的妻子课堂上管教学生却被拘留，排队生育却需私下购买生育指标，连大学都没上过却能为领导写出博士论文，优秀教师成为人人避之不及的“公害”，复读生的悲喜……有些情节似乎荒诞不经，可是现实远比这荒诞，教育的一举一动被置于社会的聚光灯下，稍不注意便会成为舆论风暴的中心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
文亮与文森父子的故事，是千万教师家庭的缩影。文森躲避运动不得不放弃回城机会扎根农村，在学历歧视中艰难突围，他们的每一次选择都充满了无奈与挣扎。父子俩的命运轨迹交织，让他们在相似的困境中做出不同的抉择。文森放弃留校当电教员机会回到村小，并默默奉献直至退休；文亮从村小、中心校、中学到教育局，从小学全科教师、英语教师、政教主任、教研员到校长，历经了基础教育的全过程，在体制与现实的夹缝中不断抗争，一腔热血，情怀满满地寻找教育的理想之光。教师世家几代人教育理念的碰撞，更是时代变迁在教育行业的具象化呈现。

张玥没有屈服于困顿的家庭重压，满腔热血倾注于乡村教育，成就为学校的“定海神针”，被年轻教师尊称为“张妈”。郭云从推荐上大学的幸运儿，到飞扬跋扈的教育官员，最终在贪欲中迷失自己，落得个锒铛入狱的下场；这些人物的转变，并非简单的善恶对立，而是在时代的洪流中，被现实与欲望推着向前。就连看似“恶人”的李培、吴飞，也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坚守，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对教育的热爱。但教育行业的生态并非黑白分明，而是充满了灰色地带。教师不仅仅扮演着教书育人的角色，也有鲜活人性的光辉。师道是社会寄寓教师的厚厚的壳，冠以圣人之名，让教师负重前行，而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有着普通人的七情六欲，而教师的清贫、卑微和神圣，注定教师的感情生活有着更多的无奈和心酸。

教育行业的变革如同汹涌的潮水，裹挟着每一个人。从“普初”“普实”“普九”，一个个“攻坚”下来，如今，教育产业化的浪潮如约而至，无论孰是孰非，每一个历史节点都深刻影响着教师的生存状态，都有人在坚守初心，方得始终。

在时代的浪潮中，教育的本质似乎正在逐渐模糊。教师从“太阳下最光辉的职业”，变成了绩效考核下的“数据生产者”。师生之间的感情也开始变得微妙起来，曾经“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”的训诫已经渐行渐远，教师成为一个“高危”职业，教师时时处处谨小慎微，成为一个“自保者”，变成了形式主义的“表演者”；而教育产业化的冲击，使教育从启迪智慧的神圣事业，异化为资本逐利的工具。文亮内心的迷茫与挣扎，正是无数教育工作者的困惑写照。

站在十字路口不仅仅是文亮一人，川流不息的车辆，如同漂浮的木头。个体在时代洪流中渺小与无力，也是对教育未来方向的迷茫。我们该如何在现实的压力下，守住教育的初心？这个问题，不仅是文亮的拷问，也是对整个教育行业的叩问。但我始终相信，即使在至暗时刻，也总有一束光会穿透阴霾，光的方向，就是前程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观念，是时代铸就的，尽管有许多不尽如人意，但我仍深深地感谢这个时代的赐予。《师说》的创作过程，对我而言也是一次精神的洗礼。或许，我们无法改变时代洪流的方向，但我们可以用文字记录，用微弱的光芒，照亮后人们前行的道路。渡人也渡己，教师不仅仅是一种职业，更是一场修行，是生活和精神的道义仁心的寄托之所。希望这部小说，能让更多人关注教育行业的变迁，理解教育工作者的困境与坚守，共同为教育的未来而努力。师者平凡而伟大的坚守，正是教育事业生生不息的希望所在。

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也，师者如斯。

一卷出山，念有归处

——读《出山记》有感

■段静

从国庆启卷，直至立冬，我才读完韩玲的《出山记》。合上书页，只觉得这是一场冥冥之中温柔的安排。一个多月里，我细细品读书中一个个小故事，文字温暖、干净又治愈。和阅读其他书籍不同，我心里总有些不舍读完。不只因为韩玲笔墨温柔，句句戳心，写尽了金川大山深处的烟火人间，更因为翻开这本书，我总能看见父亲的影子，仿佛借由文字，触摸到了他心底化不开的乡愁，走进了从前我读不懂的精神世界，好似与久别的父亲再度重逢。

父亲过世已经快九年，他是土生土长的金川人，一生扎根于此，深爱这片土地。山川河谷、山野草木、乡土人情，陪伴了他的岁岁年年，深深镌刻在他的骨血里。年少的我懵懂浅薄，始终没能真正读懂父亲。记忆中，无论身在何方，境遇如何，他心心念念的永远是故乡。他常常同我讲儿时旧事，讲金川人的悲欢故事。在重病缠身的最后岁月，回到金川故土，是他最大的执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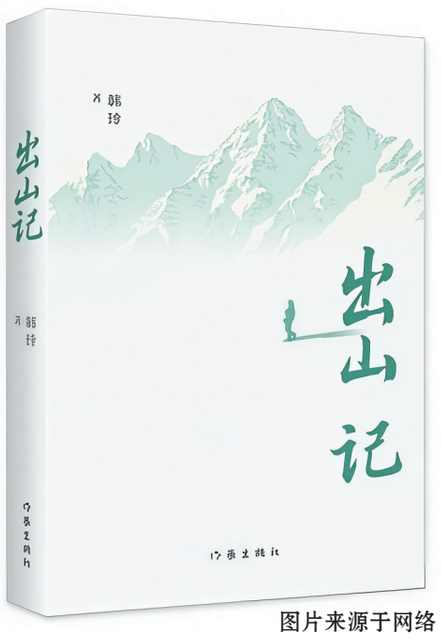
记得他病情恶化的第二年，依旧拖着病重的身体回山上老家过年。待到正月初五，随身的药已经吃完，才不得已动身回城。离去的路上，他频频回头，眼含热泪，低声呢喃，或许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在家过年。一语成谶。弥留之际，父亲没有留下别的嘱咐，只交代，离世之后一定要送他回故土安葬。那年春天，父亲永远离开了，我捧着他的骨灰回到金川。大金川河谷梨花如云，满目素白，在外人眼中，这是川西绝美的春色，于我而言，漫天盛放的梨花，是迎接他叶落归根的一场仪式。

那时尚且年轻，我不懂何为乡愁，读不透他对故乡沉甸甸的热爱，不明白为何万里山河，都抵不过大山深处的小城，更无法理解他不顾身体安危也要回家过年的执着，读不懂这份归山的执念。

《出山记》里写：“出山见众生，也被众生见，众生见光环，难以看到光环下常人难以理解的艰辛和不易。我们的一生都在完成到世界去和回故乡来两个命题。”一代代金川人，都在上演着“出山”与“归山”的人生抉择。往昔金川群山阻隔，山道崎岖，出山，便是山里人挣脱闭塞，奔赴生活、追逐希望的出路。父辈翻越大山向外走去，不过是为谋一份生计，守护家人安稳。

小时候，父亲是大车司机，常年奔波在金川去往成都的盘山路上，我偶尔会跟着一同出山。那时道路狭窄，山路蜿蜒，大山连绵，弯道无数，时常堵车，行路格外艰难。我依旧记得一次出行途中，车子半路抛锚，停在荒僻山路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。年幼的我坐在车里，看着父亲满身尘土，不顾疲惫寒凉，钻到车底独自检修。外人看见的只是奔赴山外的身影，却看不见背后默默吞咽的辛苦。那时我年纪尚小，只觉得路途漫长枯燥，全然体会不到父亲谋生养家的万般不易。而今回望才懂得，父辈一次次出山远行，并非一味向往远方，而是为守住身后的家，守护山里的亲人。这便是老一辈金川人朴素又坚韧的担当。

父亲最惦念的，是大娘亲手擀的手工面。儿时的我口味挑剔，只觉得这一碗面清淡普通，并不喜爱。可父亲离去的这些年，我却常常想念这简单的滋味。终于明白，父亲贪恋的，是家的温暖烟火；而如今我向往的，是无处安放的思念。一碗手擀面，藏着金川朴素的人间烟火，藏着亲人脉脉温情，藏着父辈扎根乡土、质朴本真的生活态度。年少读不懂的滋味，长大之后尽数了然；从前不解的乡愁，也在《出山记》的字里行间，找到了答案。



图片来源于网络

我们这一代年轻人，对故乡的概念大多模糊。不少年轻人一心想要走出大山，奔赴大城市追逐理想。倘若不是家中变故，作为独生女听从安排回乡工作，我或许也会如同许多同乡，在异乡奔波闯荡。岁月流转，回到故土工作沉淀，历经世事，我的心境慢慢向父亲靠拢。从当年跟着父亲出山的孩童，变成守在家乡的人。

读完《出山记》，我更深地读懂父亲的辛劳与乡愁，也读懂自己选择留下的缘由。金川是父亲长眠的地方，也是我的根。守在这里，便是我与父亲最贴近的联结。

韩玲老师的文字如一股暖流，抚平心底褶皱。一卷《出山记》，让我跨越时光，与父亲重逢。出山，是为奔赴生存；归山，是刻进血脉的宿命，这就是金川人纯粹质朴的精神。往后岁月，我将带着这份文字给予的治愈，怀揣对父亲绵长的思念，接续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，守住故土赋予我的根脉，勤学精进，笃定前行，活成心怀热忱、深爱家乡的人。

影视漫谈 yingshimantan

微光，倒流中最坚定的守望

——评电影《我想留在你身边》



图片来源于网络

■李全伟

在《我想留在你身边》里，导演相国强以兼具奇幻设定与现实温度的表达，为国产爱情电影提供了一次值得辨析的改编实践。影片改编自七月隆文的小说《明天，我要和昨天的你约会》，日文原版在日销量突破160万册，曾被称作“2016日本年度奇迹纯爱小说”。时间逆流的核心设定并非本片原创，这恰恰构成了评价它的前提：一部翻拍作品的价值，不在于设定本身的新鲜度，而在于它能否让一个来自异国的奇幻框架，在当代中国的城市肌理与日常情感中重新落地。

江南山与李艾在公交车上的相遇，是影片最有分量的情感锚点，而这份分量恰恰藏在它的“轻”里。没有英雄救美，没有误会制造的戏剧冲突，镜头只是安静地记录了一次擦肩：他往里走，她往外走，人群一挤，两个人的方向就在狭窄的车厢过道里错开了。这个调度本身就是全片的时间隐喻。真正让这场戏成为锚点的，是紧随其后的一句台词。南山笑着说“明天见”——他的明天，是她的昨天；南山每走向自己时间轴上的下一天，抵达的却是李艾已经走过的前一天。一句最寻常的告别语，被两个相反的时间方向撕成了截然不同的含义。影片没有急于解释设定，而是让宿命的残酷从“明天见”这三个字里慢慢渗出来。

故事扎根于当代城市生活的真实语境，而江南山的职业设定——“古建筑修复师”——是全片最精妙的一笔结构性对位。他的工作是修补岁月裂痕、留存过往美好，是一个毕生与“消逝”对抗的守护者；李艾作为医学院学生，奔赴的是生命的一线，是“存续”的追光者。两个都在努力留住某种东西的人，偏偏被抛入一段注定消散的爱情。“他这辈子都在跟‘留得住的东西’打交道，偏偏爱上一个留不住的人”——对抗宿命的良方不是挣扎与悲叹，而是在能爱的时候用力去爱。江南山没有试图扭转时间的方向。影片将“慢一点、久一点、真一点”作为整段爱情的主题定调，这份朴素的态度构成了对“结局注定”最安静也最坚决的反驳：不去和倒计时争夺长度，只在重叠的每一刻里把爱给足。

影片对时间倒流之残酷性的呈现，落在“每五年仅有三十天”这个精确的限定之上。三十天不是全部的相爱时长，而是两道反向轨迹唯一重叠的窗口；过了这个窗口，一个往前走，一个往回退，此后再无交集。这让每一次拥抱都内含告别的重量，让每一天都成为不可复得的相遇。毕雯珺的表演之所以撑住了这种底色，恰恰在于他很少“做”什么。中段有一场戏，两人在天台上数剩下的天数，数到第七天时李艾问“那第七天之后呢”，南山没有回答，镜头切到远处楼群的灯一盏盏灭下去。这场戏没有任何煽情音乐，毕雯珺的选择是不接话、不崩溃、不给表情，只是让沉默落在那里。正是这种“不做”，比任何激烈的反应都更准确地传递了“知道结局但还想多待一会儿”的疲惫：他早就清楚答案，所以不需要再用情绪去确认它。当命运以不可逆转的冷酷断言“你们注定错过”时，江南山的回应不是呐喊，而是把每一天当作唯一的一天来度过。这份“遗憾但不后悔”的克制，恰恰是影片最有力的人道表达。

影片拍摄全程扎根南京实景，剧组在南京拍摄了42天。相国强在专访中说得很直接：“南京是《我想留在你身边》的另一位主角。”这不是宣传话术。导演在光影江苏专访中明确点名的五处关键取景地，各自承载着不同的情感功能：梧桐大道承载男女主并肩漫步、暧昧升温的甜蜜戏份，枝叶间漏下的光影贴合着青春爱恋的青涩与温柔；江心洲开阔通透的江景见证两人坦诚心意的高光时刻；老山安静治愈的山景盛放短暂相守的温情；麒麟电车穿梭于城市与林间，呼应时空交错、步履匆匆的宿命感。南京在这部影片里不是一张背景板，而是一组有情感功能的物质容器：它把“留得住的东西”与“留不住的人”之间的对位，安放在了具体的街巷、江岸与电车里。古建筑修复师的职业设定与六朝博物馆、明城墙等场景的相遇，也因此获得了超越装饰性的意义。

回到改编的坐标系中来审视，这部影片的诚意不在于发明了某种全新的时间叙事，而在于它完成了一次有意识的“落地”转换。相国强自己对此有清醒的定位：“逆向时间的设定只是故事载体，‘爱’才是这段故事的内核。”原作的奇幻框架被保留，但影片把重心从设定的奇观转移到了早餐摊、公交站、天台和梧桐树下的日常褶皱里。奇幻只负责制造倒计时的残酷，剩下的疼，全是普通人谈恋爱的样子。它不是对原作的超越，而是一次诚恳的转译——把“明天我要和昨天的你约会”这个谜面，翻译成“慢一点、久一点、真一点”的当下决心，翻译成一座城市在梧桐影、江面风和电车轨道间为一段限时爱恋所提供的呼吸。

说到底，这部影片的诚意不在于发明一个时间逆流的谜面，而在于它让那个谜面在一座具体城市的街巷、江岸和一张修复师的工作台上，长出了可触可感的呼吸——所谓“落地”，不过如此。影片中每一个闪烁微光的瞬间，都在提醒观众：倒流年代里最珍贵的，恰恰是正常时期我们习以为常的彼此相伴。愿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“明天见”这三个字里，不必分辨方向，只需安心说出。